

私
Solo

送给
努力去爱的
我们

感谢
曾经那么勇敢的
自己

异地恋

◇
DISTANT
LOVE

夏
晏
主编

他们的



APE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他们的 异地恋

◇
DISTANT
LOVE

夏
晏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的异地恋 / 夏晏主编; 林特特等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11
ISBN 978-7-5699-0628-8

I. ①他… II. ①夏… ②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6714 号

他们的异地恋

主 编 | 夏 晏
作 者 | 林特特 王 臣 等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石乃月
特约监制 | 曾 丽
责任编辑 | 曾 丽 石乃月
装帧设计 | 蔡小波 P-OPPY 设计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8733105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28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628-8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手记：

不为彼岸只为海

/ 夏晏 作家 记者 编剧 @夏晏Creaky

挺长一段时间内，我知道自己过得特别不好，就是不肯承认，当时会觉得，估计再也不会有比现在更不好的时候了。然而我失算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过得更不好了。人真的很擅长自欺欺人，明明知道自己过得不好还要粉饰太平，朋友圈的元气热闹，微博上的妙语连珠，虚拟世界里过得花团锦簇，现实里过得千疮百孔。

饮食不规律，失眠，拖延，加班，无节制的睡眠。有时候也不得不相信气运这回事，一口气提起会发现很多事情一气呵成，一口气泄了要过很久才能找回当初的得心应手。气运的消失会带来的是对自我的质疑，怀疑自己选择的对错，怀疑自己以及放弃自己，好像一件事情没有个结果全世界就要崩塌了一样。

这就是我的第三段异地恋结束时所经历的一切。

恋爱本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多少人写少年之间的恋爱往往热烈如火焰，好像不做飞蛾就对不起青春，然而异地恋好像给这一切蒙上了灰色的网，明亮的看不清了，斑斓的变黑白了。

少年时的异地恋情姑且可以以热情支撑，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每件事情都开始考虑投入产出比的我们，在爱情这件事上也不能免俗。

慢慢失去那种热血溢满胸腔的感觉，“十年饮冰，热血难凉”成了一句自我安慰的话，那些说“不”的勇气呢，那些“随时重新来过”的底气呢，那些“为了他背井离乡”的魄力呢，都不在了。这两年，赢得不坦荡，输得不霸气，已停下脚步，好像不再年轻。

明明知道自己哪里都不对，却又找不到出口。

春夏交接的某个夜晚再把《壁花少年》拿出来看，看到最后那段，Charlie学着Sam在经过隧道时探出车展开双臂拥抱世界，那一句“We are infinite”一下子击中心房。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浑浑噩噩的时候，去跟严歌苓老师见面，聊天，那个下午我在阳光下听着她聊起生命中的许多片段，突然有那么一刻，心里的某个壳被打破了，裂纹不断延伸，慢慢长成一棵树，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讲的“顿悟”时刻。

欧文·亚隆把生活的四大问题定义为：不可避免的死亡；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我们需要的自由；以及，生活并无一个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

我们不愿去承认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爱情里我们彼此陪伴到永久，那种内心的孤寂始终都是在的。争吵，异见，冷战，离别，生命里这些莫大的苦难，看透之后不如用黑色幽默的办法去面对，不是颓然，而是释然。

我们常常希望用爱情与孤寂抗衡，但如果这段爱情本身就伴随着孤寂呢？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我们将“异地恋”作为《私·Solo》书系第一本主题的原因。

来说说这本书吧。

这是一本“难产”了很久的书。

从2014年10月编辑找我想做这本书到现在你看到它铺展在你面前，已经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内我从杭州去了深圳，又从深圳到了北京；

这一年里我分了手又恋爱，恋爱了又分手。

我有时候会觉得一年时间很长，长到中间竟然可以发生那么多的故事；有时候又会觉得一年时间很短，都一年了，《私·Solo》的第一本才在你们面前出现。

之所以会做这本书，是源自我对很多问题的自我思考，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一个问题的边界变得更广阔，而做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老实讲，这本书做到后来我一度以为会出不来，做到后面我的心情已经不是为求结果，而是单纯地想要完成它，却没想到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

一见如故的路人便是他乡，不辞而别的朋友即是旧梦。

非常感谢这一年中遇见的人，感谢为这本书供稿的各位，王臣、花希、林特特、小北、小川叔、小寒、陈果、彭湃、居经纬、烟波人长安、阿芙拉、唐秋杏、小粉等作者，也很感谢接受采访的严歌苓老师、吴虹飞老师、飞行官小北，同样感谢在这本书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我的编辑，新媒体编辑游光明，设计师陈岱、Creal，我的读者伙伴菁菁、冬茶。

感谢相遇。

莱蒙托夫曾说：“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愿我们的心和身体能广阔如斯，盛下所有的天地。

这时日，风和日暖，让人想要活下去。

好庆幸，有你陪伴不孤单。

这一次，不为彼岸只为海。

主编手记

只为彼岸不为海 001

她说，

茫茫人海，也只和一个人牵手终老

林特特_陪你半程 003

小 北_谁管你是不是异地恋呢 010

夏 晏_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15

小 寒_我和你的距离，何止十年 024

阿芙拉_是不是说过去同一个终点 033

彭 湃_十七岁的爱是桔梗花 039

唐秋杏_十几岁时，想要嫁给一个人 049

他说，

此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王 臣_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 057

花 希_此爱隔山海 063

小川叔_5968256 069

烟波人长安_第二年 076

居经纬_请把我的睡眠还给我 082

陈 果_结婚就是成亲，就是成为亲人了 094

我说，

他们一定可以走下去

触不到的恋人 103

那些异地的人啊，你们还好吗 114

你说，

因为懂得，所以不忍放手

我们触碰梦想，我们信以为真 119

所思在远道 130

遇到乙方 134

天明说晚安 143

记忆是唯一的行李 147

你爱的，是你爱我 152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166

金鱼小姐的“异地婚” 172

十年前，十年后 177

两个人的电影 182

额头上的未来 186

他们说，

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

严歌苓：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197

吴虹飞：这个世界过于喧嚣，足够让我们私底下痛心不已 211

飞行官小北：愿你我不畏时光，愿时光不负相爱 222

／ 茫茫人海
也只和一个人牵手
／ 终老

她说

／ 林特特 ／ 小北 ／ 夏晏 ／ 小寒 ／ 阿芙拉 ／ 彭湃 ／ 唐秋杏

陪你半程

／林特特 作家 专栏作者 豆瓣红人 @特穆尔79114

凌夕每次坐火车，都会自备两块大毛巾，一块用来遮盖枕头，一块用来包住被头。

有一年夏天，她和张立搭伴返乡。

他们被邀请参加同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又都买了去庐城的票。

凌夕的老家在庐城，张立则是去庐城看姑姑。

上车后，张立和凌夕对铺的人换了票，他把他和凌夕的包放上行李架，回头一看，凌夕正往枕头、被头上蒙毛巾。

“真讲究。”张立笑道。

凌夕有些不好意思，她看张立的头发像是今天才洗过，便扯下包被头的毛巾给他：“你也铺一条吧。”

那时，鲜有高铁，去庐城的火车要开36个小时。

入夜，张立听凌夕在右方翻来覆去，便歪着头，问她是不是饿了。凌夕趴

在枕头上说：“不，你看，月亮。”

窗外，一轮满月。山连山，在黑夜画出一条蜿蜒的边，月亮卧在那边上，恰如划过海面波涛汹涌处。

张立咳了一声，说起曾见过的最凶险的自然风景：“眼前一片黑，云破月来，我发现其实对着一整面山。”

“何时，何地？”凌夕产生兴趣。

“一次，和几个驴友出去玩，迷路了。”张立在七成黑的狭小空间里挠头，“从此，再不敢探险游。”

只有几个角灯还亮着。

他们原本不熟，聊到角灯都灭了，不熟也变得熟了——天色大亮。

张立说：“走，咱们去餐车吃早饭吧。”一共去了四次餐车，吃了四顿饭，他们才到目的地。挥手告别时，发现没留对方的电话号码。

等到张立在姑姑家整理行李，发现把凌夕的大毛巾也带回来了，他翻出会议主办方发的通讯录，找到凌夕的电话。

他拨过去，只听见人声鼎沸，凌夕喊：“什么？你说什么？”弄得张立也拔高了声线：“毛巾！还你毛巾！”

他们大叫着约在第二天傍晚见。这天晚上，张立在水龙头前一下一下搓毛巾，面上一直浮着笑：这简直像书生和小姐丢手绢、捡手绢的游戏。

张立在大学任教，暑假时间充裕；凌夕呢，刚换了一份工作，也恰是空当。两人再见面，除了毛巾的借与还，推与让，还敲定了下一次约会——庐城周边游。

周边，一日可游不完。

划船、登山、吃喝……

他们的最后一站是翠谷，翠谷以十八个曲里拐弯的山洞著称，从第十八个山洞钻出，两人筋疲力尽。洞口不远，有一片水，水边有块极平滑的石头，他们脱了鞋，撩起水洗脚，又坐在石头上晒脚丫。

凌夕晒了会儿，忆起少年时，在此地春游。张立也说起往事，小时候，和表哥表姐常来这里玩，那时，父母还没下海做生意，他还没常年在姑姑家寄宿……现在，父母各自成家，姑姑家倒更像他心中的家。

凌夕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张立来过翠谷，他根本不需要她做向导；他从小在庐城长大，对庐城，说不定比她还熟悉，那么……

凌夕没问，张立主动答了，他说，他原本只打算在庐城待三天，现在已经三十天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来了就不想走，除非凌夕也跟着走。

凌夕当然要走，但他们的目的地不是一处。

凌夕新换的工作在深圳，而张立供职的大学在北京。一南一北，凌夕有些踌躇，张立还是一贯豁达地笑：“没关系，我打‘火的’去看你。”他从石头上一跃而起，向凌夕伸出手。

日后，凌夕在北京的家中斜倚着沙发，无聊地来回按遥控器，一个频道跳出一位白衣少女，少女动情地唱着《漂洋过海来看你》，凌夕突然想起那时的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她带着两块大毛巾，从深圳到北京。

凌夕和张立在相识三年后结婚，结婚一个月，离婚。

那时，张立接到命令，被外派五年，走前，他们领了结婚证，可凌夕拒绝了张立的进一步要求：“随军”、“陪读”。

凌夕已当上杂志社的小领导，还很珍惜这身份。当她宣布决定，张立半天没言语，良久后，他近乎哀求：“你知道，我多想有个家……”

凌夕表示，陪读？她不想再读书了；随军？她也不是做家务的料。何况，竞争激烈，这一行，就是吃青春饭……

因为急，她的口气显得冲，张立也急了，他用凌夕吵架时最爱说的话回应：“我看你就是不爱我！”

大吵后是冷战，冷战就是看谁更在乎谁。

随着张立出国的倒计时，两人都没看出对方有让步的意思，于是，由张立提出离婚——其实是想逼凌夕，凌夕一赌气，立刻答应了，他们立刻又去了民政局。

张立离开时，凌夕没去送他。

她正坐在回深圳的火车上，车是慢车，一路上停停开开，她停停哭哭。

估摸着张立要登机了，她发了条短信：“一路顺风。”那边秒回：“你想

好了，来找我。”——张立仍希望她伴左右。

他们一个月没联系，一个月后，杂志社在北京设了记者站，派凌夕常驻。

凌夕想缓和，主动给张立发邮件：“我住你北京的房，可以吗？”那房子他们原打算做婚房的。可张立没回应，她拨越洋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女声。

他们真的画上了句号。

凌夕受了很大打击，走在北京街头，她常痛哭流涕。又过了一年，她换了份工作，新单位是一家铁路媒体，她每周都奔波在不同的列车上。

时间过去一年，凌夕坐夜车，铺毛巾时，还是会想起张立笑她“真讲究”。一日，她一抬头，见窗外是满月，瞬间，心如刀割。

张立和凌夕再一次见面，在新开通的合福高铁上。

张立两手不断在裤子上擦来擦去，凌夕知道，他一紧张就会做这个动作。擦完，张立开口：“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他们在餐车坐下。

张立追问：“为什么后来不理我了？连个解释都没有？”

凌夕看他不像装的，把邮件、电话的事和盘托出，谜底也随之揭开：“邮箱密码丢了。用了一个钟点工，你没听出来她说的不是汉语？”张立薅羊毛般扯头发，“过了些日子，我想我们安静够了，就去找你，但你的联系方式都换了，打电话去你单位、家里，他们都说你交代的，别理我……”

这时，张立已回国，他四处讲学，四处坐高铁。闲来翻杂志，发现凌夕的名字，他搜集了近半年的杂志，梳理出凌夕采访的逻辑：“我专买新开通的高铁、临近列车长室位置的票。”——凌夕负责的栏目以列车长为主。

他急切地表达对当年意气用事的追悔，以及他的思念和找寻：“回国后，每次坐火车，我都会来餐车吃饭，因为走到餐车，要穿过很多车厢，这样，才能最大概率找到你……”

凌夕一直没说话，直到张立拉住她的手，她悲哀地看着他：“我就要再婚了。”

凌夕没说谎，下了车，她就要休长假，准备婚礼。

新郎是她的同事，感情升温在采访时，为此，他们的婚礼请柬都做成车票的样式，只是始发站是新郎的名字，终点站标着凌夕。

在合福高铁上的相见，令她久久不能忘怀，她原以为被辜负，后来发现是误会，她原抱怨造化弄人，现在反思又反思，发觉当初有很多是人为的错。

不过，话说开了，结也随之解了。她包扎喜糖时，一笔一笔用小楷写请柬时，眉宇间多了些安详。当她终于写到“张立”的名字，想起，当初这笔正楷还是他教的，于是，他的书房，他的笔墨纸砚，与他恋爱时，隔着千山万水恋爱时，他写的条幅“相看万里外，同是一浮萍”，统统从记忆中跳出来，扑向她。

五味杂陈。

更五味杂陈的是，几天后，张立快递来的礼物。

一只包装精美的礼盒中，盛着两条松软、温柔的毛巾。

还有他的话——

“火车来来往往，乘客上上下下，我中途错下了车，回来时，已无法陪你全程，谢谢你那些年给我的、教我的。”

他没来参加婚礼，凌夕也没用过那两块毛巾。

但她把它们收得很好，如收藏一段时光，收藏一段已经释然的旧情。